

扔掉乞讨拐、别了破口袋，住新居走新路

西藏昔日“乞丐村”的脱贫路

新华社拉萨8月31日电(记者王泽昊)初秋，雅砻河谷迎来了丰收季。一大早，山南市乃东区颇章乡哈鲁岗村的村民便忙碌在田间地头，操弄着农机收割成熟的青稞。昔日的“乞丐村”旧貌换新颜，辛勤劳作的身影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

一根朽木做拐，一个破麻布袋装粮，衣衫褴褛地沿街乞讨，旧西藏时期乞丐潦倒穷酸的形象令达瓦普穷老人印象深刻。“他们没有家，靠四处讨要为生，生活的全部都维系在这根拐和破口袋上。”达瓦普穷说。

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，哈鲁岗村只有24户，民主改革中，政府把附近的20多户乞丐和无家可归人员安置在这里，“乞丐村”之名由此而来。

现年81岁的达瓦普穷，西藏解放之前是哈鲁岗庄园里的一名“朗生”(农奴的一种)。旧社会农奴主残酷的压榨，导致他双眼失明，养女巴桑旺母一直照料着老人的生活。饥饿、疲惫、惶恐是达瓦

普穷对旧社会最深的记忆。

达瓦普穷说：“农奴一天吃的糌粑还没我在一顿早饭吃得多。西藏民主改革后我才真正睡了一个踏实觉，不再没日没夜地支差役，也不用挨农奴主的皮鞭了。”

回忆起做农奴的日子，达瓦普穷不禁感叹，饱餐一顿糌粑是所有人的奢望。哈鲁岗村一带地势平坦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成为旧社会乞丐的聚集地。乞丐的生活令人唏嘘不已，但在当时达瓦普穷等农奴的眼里，他们过的还不如乞丐。

如今，糌粑成了家家户户都吃得起的食物，品种繁多的蔬菜、水果也被摆上了百姓的餐桌。2011年，哈鲁岗村成立了雪穗星水磨糌粑加工专业合作社，其生产的白糌粑、黑糌粑、豌豆糌粑等产品凭借品质优、口感佳，逐渐在乃东区有了名气。

同时，合作社每年盈利的15万元，还被用于为村民缴纳养老保险。“过去糌粑吃不饱，现在我

们靠加工糌粑挣钱，真是不可思议。”合作社负责人强巴旺久说。

西藏民主改革后，雪域高原迎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。进入脱贫攻坚战以来，西藏更是按下了摆脱贫困的“加速键”。

哈鲁岗村旧时泥泞的道路、破旧的房屋已被水泥路和藏式新居取代，村民勤劳致富的实际行动让“乞丐村”之名被淡忘，教育之花绽放夺目光彩。2016年底，哈鲁岗村宣布脱贫，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%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，集体经济带动就业增收效应愈发明显，2019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1.2万余元。

哈鲁岗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索朗次仁说：“村子的面貌是一年一个样，所有的露天厕所、灰棚、柴堆等已经全部清除，村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。水磨糌粑合作社、温室大棚等集体经济解决了部分村民特别是贫困户的就业问题。”

村民多吉欧珠去年又买了一辆二手越野车，专给小儿子跑运输用，这已经是家里第二辆车了。多吉欧珠的父亲曾沿街乞讨至颇章乡，民主改革后便在哈鲁岗村定居下来，一家人曾经居住的土坯房如今已变成了藏式二层小楼。通过打工、务农，多吉欧珠家一年的收入有12万元。

刚从糌粑合作社值班回来的多吉欧珠，还没来得及换上沾满糌粑粉的外套，就迫不及待地带着记者去二楼客厅参观。走进房间，只见藏式长柜上摆放着各种饮料和食品，墙壁上张贴的一排排奖状格外引人注目。

多吉欧珠高兴地介绍起孙女阿珍的一项项荣誉：“阿珍学习非常努力，考上了上海共康中学，将来她一定能考上名牌大学。”

从多吉欧珠欣喜的神态和坚定的语气之中，记者感受到了他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

1位老师 7名学生

8月31日，位于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白庄镇

的来塘村学校迎来秋季开学。57岁的老师完仁增早早来到学校，等待学校仅有的7名学生前来上课。

来塘村学校位于大山之中，海拔近2800米，是村里的小学生开办的教学点。2013年起，来塘村开始实施整村搬迁，大部分村民搬出原址，孩子们也大多前往搬迁点附近就读，学校的规模逐渐缩小。目前，村里还有11户村民经营家庭农场，依托当地草场资源生产生活，学校为年龄尚小的7名儿童提供教学。

7个孩子，4个一年级，3个参加学前教育，完仁增老师一个人上语文、数学两门课。学期伊始，孩子们很兴奋，坐在明亮的教室里，听完完仁增老师讲课。书声琅琅，回荡在大山深处。

在来塘村学校教书30年的完仁增老师说，再过两三年，这批孩子将离开来塘村学校继续接受教育，自己也快退休了，他和学校都将完成育人的使命。

新华社记者张龙
摄影报道



▲8月31日，来塘村学校，完仁增老师在指导一年级学生马文辉学习。

▼8月31日，来塘村学校，完仁增老师在上课前将学前的孩子马玲抱到椅子上。



杨老汉「护花」巧算「脱贫账」

▲杨志友在展示挂历上自己第一次领工资的照片(8月20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杨喆摄

新华社哈尔滨8月31日电(记者李凤双、邹大鹏、杨喆)杨老汉这辈子不记账，心里却有一本“脱贫账”：第一个月“工资”还完债给老伴儿买了身新衣服；去年底用一个月“工资”买了大彩电；最近用半个月“工资”补齐了自己的“大件儿”——半口假牙……

种了一辈子地，哪里来的“工资”？65岁的黑龙江省林甸县鹤鸣湖镇东升村脱贫户杨志友咧嘴一笑，露出满口洁白假牙说：“以前年底卖粮，一年见一回现钱，如今按月进钱，就业扶贫让俺也成了‘上班族’！”

杨志友老实巴交、踏实肯干，村里人称“杨老汉”。2013年一场大水，淹了贷款种的13亩田，他和老伴儿因灾致贫。“当时就想，这下子没办法翻身了！”杨老汉犯了愁，本就松动的牙齿掉得没剩几颗。

2018年，为带动村民就业脱贫致富，在驻村工作队协调下，东升村成立了林甸县东升绿化养护有限责任公司。最初，许多村民观望不前：“能有这好事？村支书他爹咋不报个？”

东升村党支部书记朱伟志赶紧动员老爹朱福春“上阵”，却碰了一鼻子灰。三番五次劝说后，朱福春报了名，没想到一下“干上瘾”了。“这活儿不仅能锻炼身体，午休时还能跟乡亲们一起拉家常。”朱福春说。

杨志友也在第一批报了名，开始“护花护绿”新生活。“这两年公司总培训，学了不少技术，每个月能挣2100元！”杨志友指着村里脱贫挂历上自己领“工资”的照片说，2018年5月在村委会第一次按手印，数钞票的感觉终生难忘。

“老激动了，又开心又舍不得花，这么多年没添过新衣服，最终领着老伴儿去城里从上到下换了一身。”杨志友说，2018年，他和老伴儿干了7个月，一共赚了14700元。

收入有了保障，杨老汉开始逐步实现一个个“小目标”。20多年的电视“鸟枪换炮”，今年又分两次镶了上、下口假牙。半口牙得花半个月“工资”，还是有点心疼。过去没钱只能挺着，这算是“大件儿”了！他说。

除了在绿化养护公司工作，杨志友还享受林甸县当地畜牧业扶贫政策，通过“托牛入场”和养猪分红，每年还有5000元收入，加上自己再种点经济作物，早已“翻身”。

“存了多少钱？那不能告诉你，得留点底儿，反正咱光宗耀祖了！”当记者问及收入和存款时，杨志友笑着说。

“公司也经历不少风雨，尤其2018年6个务工人员被蚊虫咬伤后，公司送到外地专业医院救治，担负全部医药费，给每个村民都上了保险，大伙一下子有了‘上班’归属感。”东升村驻村工作队队长乔士平说，通过就业扶贫带动，参加招工村民人数从30多人增长到170人，过去村里农闲时火热的“麻将馆”，如今也都“关门”了。

在东升村，乡亲们享受着产业扶贫红利。走进脱贫户张春龙家，庭院里种满了紫色的八宝景天，他正忙着除草。“去年卖了2.3万，赚了6900元，没想到咱这小菜园也能赚这么多钱！”张春龙说。

朱伟志告诉记者，东升村建设的百万亩根花产业基地，目前花卉已扩繁至100万株，带动13户贫困户年均增收2000元。

林甸县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介绍，当地突出产业扶贫功能，通过奶牛和生猪养殖、订单种植、庭院经济等，带动贫困户长效脱贫致富。目前，全县每个贫困户至少有两个以上扶贫产业带动。

(上接1版)在这里，连呼吸都很困难，改善生活、发展生产更是难上加难……

从普玛江塘出发，向东行驶1676公里，就到了位于“三岩片区”的昌都贡觉县雄松乡。

“三块石头支口锅，四面秃墙搭个窝”，在山高坡陡、土地贫瘠的横断山区，这里的贫困发生率曾高达40%。

普玛江塘乡和雄松乡，是西藏贫困的缩影。在西藏自治区扶贫办主任尹分水看来，西藏的贫困状况可以用“广、大、高、深、难”来形容。

“西藏贫困面广，贫困人口占比大，扶贫成本高，贫困程度深，脱贫难巩固脱贫成果也难，脱贫攻坚前全部县(区)中贫困发生率超过20%的县(区)达到47个。”尹分水说，作为我国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面积最大的地区，这里脱贫难度之大，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。

要解决西藏绝对贫困问题，需要前所未有的魄力与智慧。

从巍峨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到一望无际的藏北草原，从千沟万壑的藏东乡村到遥远辽阔的“天上阿坝”，脱贫攻坚都被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，形成“专项扶贫、行业扶贫、金融扶贫、社会扶贫、援藏扶贫”五位一体大扶贫格局。

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基本支撑。2016年以来累计投资400多亿元，实施产业扶贫项目2800多个，带动23.8万贫困人口脱贫，受益农牧民群众超过70万人。

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关键之举。搬迁26.6万贫困人口，占农牧民总数的近10%，超过贫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把生态补偿扶贫作为有效杠杆。依托国家草原生态补助奖励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专项资金，落实专兼职生态补偿岗位65.5万个。

……

春风消融了冰雪，传递着一个脱贫故事——普玛江塘乡的村民索朗多吉说，作为辅警他每年有1万多元收入，妻子织毯(一种毛织品)每年有4000多元收入，再加上生态岗位、草场补贴等，全家年收入近3万元。

雄松乡的次仁多吉已经搬到了位于较低海拔地区的新家。“房子宽敞明亮，我还开了间茶馆，每天有几百元收入，日子越来越好了。”次仁多吉说。

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位于喜马拉雅山深处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，玉麦乡只有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、央宗一户人家，被称为“三人乡”。得益于脱贫攻坚，如今的玉麦发展而见：通了路，走出大山更加便捷；有了网络，小卖部也能用微信支付；通了电，生活更加丰富多彩……

阿里地区的普兰县，位于祖国最西南的边境，平均海拔约4100米，每年大雪封山时间长达半年。海拉约5000米，县委书记罗勇说，这里距首都北京超过5000公里，但国家的发展没有落下任何

庄重的承诺 历史的奇迹

西藏自治区决战脱贫攻坚纪实

一个角落和任何一个人，在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帮扶下，470多名群众已脱贫。

西藏的62.8万建档立卡贫困户，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因贫施策带来的获得感。

今年43岁的索巴塔次来自昌都市丁青县，去年在县人民医院免费筛查中确诊为包虫病患者，经过手术目前已经痊愈。他说：“幸亏有‘健康扶贫’政策，我能免费检查、免费治疗，住院不用垫付一分钱。”

包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寄生虫病，曾经在西藏广为流行，是农牧民群众因病致贫、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。西藏统筹农牧区基本医疗保险制度、大病保险制度和政府财政三方面资金，保障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“不出藏、无预约、无等候、零支付”。2017年以来，西藏统筹调动3000余名区内医务人员、近500名医护专家，完成全区300多万人口的全人群筛查。目前西藏包虫病人群患病率已基本接近全国平均水平。

告别了贫困，好日子就在前方。

凝聚磅礴伟力

千群同心战贫“拼”出小康画卷

从滇藏线进藏，一定会经过盐井，它位于澜沧江畔、茶马古道上。

31岁的果拉卓玛在这里开了一家“藏家乐”，经营着一道当地特色美食——加加面。

“藏家乐”是一座两层小楼，每到中午便坐满了人，大家都冲着“加加面”而来。

迎着脱贫攻坚的春风，2017年盐井古盐田启动创建5A级景区，国内外游客涌入，盐井成了昌都的游客集散地。

“这两年，来西藏的游客越来越多，今年前期受疫情影响生意曾有所下滑，随着疫情好转现在一天至少能卖出2000碗。”果拉卓玛说，“现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，命运要靠双手来改变，幸福生活要靠双手来创造。”

不屈于命运，不甘于贫困，每一个贫困户都在拼搏。同样拼尽全力的，还有成千上万党员干部。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阿里地区，距离拉萨1700多公里，被誉为“世界屋脊的屋脊”。札达县底雅乡干部赤列旺姆克服路途遥远且路况差的实际困难，走遍了全乡所有村、小组，记录脱贫过程中各类问题的笔记本留下了好几本。

“每次看到脱贫群众的笑脸，我就觉得再苦再

累也值得。”赤列旺姆说。

远在阿里，苦在那曲。那曲市双湖县措折罗玛镇罗玛尼直村扶贫干部次久美，近几年奔波在扶贫一线，2018年在前往村委会途中，突然晕倒，将生命奉献给了扶贫事业。

同样是“新西藏的主人”，措那县门巴族群众巴占堆的感受更深。门巴族是我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。“习近平总书记说，脱贫、全面小康、现代化，一个民族也不能少，说明总书记始终把我们放在心上。”巴占堆说。

脱贫攻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民族学专家郝亚明说，西藏的脱贫攻坚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，生动地阐释了道路自信。

1994年，中央提出“分片负责、对口支援、定期轮换”的援藏方针。17个对口援藏省(市)及16家对口援藏央企，不断加大投入力度，从给资金、建项目，到培育产业、经济合作、技术支持。

20多年来，援藏工作不间断接力。尤其是2016年以来，累计签约项目247个、资金近350亿元。累计援派2500多名医疗人员和支教教师进藏帮扶。即便是今年遭受疫情重大影响，来自湖北省的援藏工作队，仍然克服困难，全方位、深层次、体系化推进鄂藏两地产业融合发展，培育增强受援地经济发展动能。

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，西藏和全国人民在一起，齐心协力，共奔小康。

创造反贫奇迹

历史性跨越彰显制度优越

在2016年至2019年的省级党委政府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，西藏连续4年综合评价为“好”，是始终保持在第一方阵的省份。

西藏大学教授图登克珠说：“西藏告别贫困的历史性成就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创造辉煌的有力见证，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。”

西藏脱贫攻坚，在“世界屋脊”筑起了生态文明高地，在高原上生活的各族群众享受到了保护生态带来的红利。

山南市扎囊县植物种苗繁育基地里，阿扎乡的村民正在这里忙碌。这个面积近万亩的生态扶贫项目落地后，周边贫困户将自家的土地流转过来获

取租金，同时还来到这里打工，挣一份工资。

在种苗繁育基地工作的卓玛曲吉说：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，还让家乡更绿了，感觉心里特别美。”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西藏把生态补偿作为一项重要的脱贫抓手，累计安排生态岗位补助资金79.86亿元，农牧民不再和大自然抢饭吃，而是吃上生态保护饭。

西藏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，深刻改变了农牧民的命运。

“在党和政府带领下，我们村脱贫啦！”洛扎县边巴乡雪玛村村委会主任丹增卓嘎说，“我发自心底地觉得我们普通群众就是新西藏的主人。”

同样是“新西藏的主人”，措那县门巴族群众巴占堆的感受更深。门巴族是我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。“习近平总书记说，脱贫、全面小康、现代化，一个民族也不能少，说明总书记始终把我们放在心上。”巴占堆说。

脱贫攻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民族学专家郝亚明说，西藏的脱贫攻坚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，生动地阐释了道路自信。

1994年，中央提出“分片负责、对口支援、定期轮换”的援藏方针。17个对口援藏省(市)及16家对口援藏央企，不断加大投入力度，从给资金、建项目，到培育产业、经济合作、技术支持。

20多年来，援藏工作不间断接力。尤其是2016年以来，累计签约项目247个、资金近350亿元。累计援派2500多名医疗人员和支教教师进藏帮扶。即便是今年遭受疫情重大影响，来自湖北省的援藏工作队，仍然克服困难，全方位、深层次、体系化推进鄂藏两地产业融合发展，培育增强受援地经济发展动能。

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，西藏和全国人民在一起，齐心协力，共奔小康。

被称为“人类生理极限的试验场”的双湖县已经顺利脱贫，县委书记杨文升说：“在这样自然生态环境恶劣、脱贫难度大的地方能够实现脱贫，放眼全球，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。”

脱贫攻坚任务基本完成后，更宏伟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——

建立防返贫帮扶机制。对已脱贫的群众和边缘人口中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全面排查，关注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，制定帮扶救助措施。在波密县，今年年初投入50万元资金，为2.5万名农牧民购买了“防返贫保”保险，预防农牧民因病因灾返贫。

——全方位巩固脱贫成效。壮大农牧业经济效益，把产业基地发展起来，把合作社带动起来，把农牧民组织起来，发展农牧区产业。

——衔接乡村振兴战略。在首批摘帽县中开展试点，整体推进农村“厕所革命”、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、村容村貌提升工程，解决相对贫困难题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。

在“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”——山南市克松村，水泥路面干净整洁，藏式楼房错落有致，这里去年人均纯收入已超过2万元。曾经一出生就是农奴的索朗顿珠感慨说：“今天的好生活，过去做梦也想不到。”

经历民主改革，决战脱贫攻坚。雪域高原，换了人间！(参与采写：陈尚才、刘洪明、李键、唐毅、王炳坤)